

书香嘉州

茶，南方之嘉木也。远古神农氏尝百草，其中应该包括了茶。但有史记载，茶最早出自蜀中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七言：“自秦人取蜀而后，始有茗饮之事。”陈文华《中国茶文化》更是言之凿凿：“可见到了战国晚期，秦灭巴蜀之后，饮茶之风才传入黄河中游地区。”

国人饮茶习俗，源远流长。在三千年的饮茶历史中，人们不仅从技术层面去认真挖掘梳理种茶技术和制茶、泡茶工艺，写出了流传千古的《茶经》；一帮文人雅士更从饮茶中去体味人生，感叹悲欢，创作了大量的“茶诗”，为饮茶注入了人文内涵。单说苏轼，不仅爱酒，也爱茶，流传至今的茶诗就有80多首。

如今，茶文化的传统得以弘扬，但茶诗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。曾经活跃乐山诗坛的伍俊华先生，出于对当今茶诗发展的关注和研究，广泛发起征集茶诗的活动，并编辑出版了这部《天府茗诗》，成为中国诗坛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当新诗遇上茶

古代文人总爱在庸常生活的点滴中，去生发出喜怒哀乐、得失进退的人生况味，去和传统文化扯上关联，他们感叹春花秋月，伤怀云卷云舒，并常在诗词歌赋中借题抒发一番人生感慨。古人饮茶更是如此，他们从一杯沉浮起伏的茶中，能体悟出“人生如茶，茶如人生”的深刻内涵，诉诸文字便成了博大精深的茶文化，中国文学宝库中便有了韵味悠长的诸多茶诗。

现当代文人，很少再像古人那样多愁善感，社会节奏的加快粗砺了我们的情感，也让我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洒脱奔放起来，不再局限于旧体诗词音韵格律的藩篱，而是选择了快节奏的生活，以及自由灵动的情感表达。包括在饮茶上，我们不仅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也创新了不少符合当代时尚的茶饮方式。既可以坐在慢时光里喝工夫茶，也可以走在北京街头喝大碗茶；既能够在小巷茶馆里泡“三花茶”，也能够能够在峨眉山佛寺中品竹叶青。同时还包括茶品的创新上，开发了冰茶、奶茶、果茶、保健茶等等，可谓浓淡酸甜，琳琅满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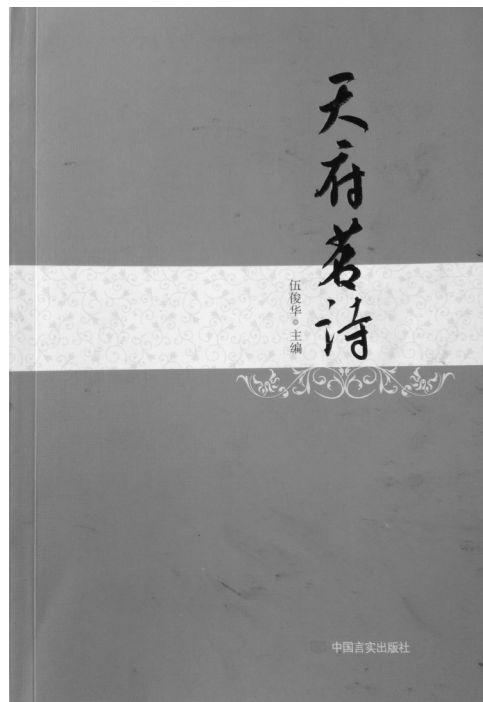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自由度开放度很大的饮茶文化，和当代流行的诗歌表现形式有很大契合度。尽管人们很少在写诗时拿茶说事借茶发挥，当代的茶诗有渐行渐远的势头。但也有不少人努力坚持着，把茶作为诗歌的写作对象，用新诗自由灵活的表达方式，创作出散发着幽幽茶香的新诗作品。从《天府茗诗》入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，当代茶诗的自由度灵活度是很大的。龚盖雄的长诗《品茶之诗：2014》，洋洋洒洒、分章分节、长达数百行，读来如坐在慢时光里品工夫茶；也有如梁平《写一首诗让你看见》、阿索拉毅《茶不一定要泡的》那样的精短小诗，写时惜墨如金，读来如饮佳茗，余韵悠长。

当代茶诗的定义

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中，饮茶一脉源远流长，饮茶之风长盛不衰。但毋庸置疑，时代变化日新月异，今人饮茶的感受不尽相同，写作的茶诗其审美价值取向，也和传统茶诗有较大差别。也许这正是当今茶诗的魅力所在。

诗集《天府茗诗》一书，共收录了以茶为主题的新诗160多首，这在当今中国诗坛上也算别开生面独树一帜。首先从题材上来看，涉及面非常广泛，远远突破了古代茶诗的范畴。诗人们吟诵的内容，包括种茶、采茶、煮茶、泡茶、品茶、贩茶，诸如周冬梅《采茶的那个妹妹哟》、范思宇的《沏茶》、杨建国《茶炉边的思考》、龚学敏的《在眉山三苏祠饮茶》，申嘉巍《茶马古道上的驼队》，凡与茶事有关的环节几乎都有触及，读这部诗集，简直就是翻阅一部用诗歌写作的当代《茶经》。但诗人毕竟不是茶农或茶商，他们是以诗人的视角来研究茶道，欣赏茶具，交际茶友，写作茶诗，从文化的层面去展开对茶的思考和吟诵，让茶能够真正富有诗歌的内核，所写出的分行文字是茶诗而不是相关的说明书。

诗人们善于拿茶说事由此及彼，把茶与当今社会人生和情感世界紧密联系，极大拓展了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，反过来也给茶诗写作拓展了广阔空间。书中的诗人们着力透过种茶、制茶、品茶本身，运用现代人的审美眼光，去挖掘茶的当代内涵，去延伸茶中饱含的人文品质。梁平诗云：“从早晨写到夜晚，只一行/另一行从生写到了死，没有意外和冲突/故事平淡如我桌上的玻璃杯里/来不及张开的茶叶，以针的形态出现的茶叶/沉入杯底，硬生地站立在我的对面”诗中



《天府茗诗》封面

的茶虽然平淡无奇，却能“以针的形态”站立在我的对面，诗人进而写道，“我是最底下的一叶，一个句子”，这显然是对人生的一种慨叹，而不单是在赏茶。

品茶与品诗

新诗与茶的美丽邂逅，成就了这部《天府茗诗》。所以我们阅读这部诗集，既是在读诗，也是在品茶，能够从这些分行文字中，品味出茶苦涩或清香的韵味，阅读那些诗歌分行的文字有如玩味片片生长在野外或茶杯中的茶叶。正所谓“诗中有茶，茶中有诗”，这是茶诗的最高境界。

首先从诗歌的格调来看，茶诗呈现出一片清新淡雅的风貌。彝族诗人贝史根尔说自己从小在茶的园圃中长大，“我和她青梅竹马”。他吟唱道：“故乡的山啊/绿色的海洋，一浪叠一浪/逗引着天真的心灵”，这是关于童年的绿色回忆，也是茶香萦绕的绵绵乡愁。黄明胜在《竹叶青》中写道：“清明前的一片叶子/沾着些许禅意/从峨眉山上下来/万年寺的钟声才刚刚敲响”，这种叫做竹叶青的茶不仅带着春天的色彩，而且具有超出凡俗的禅意。唐一成《茶和杯相依为命》，则是从茶与杯的关系中，去含蓄地阐释爱情的哲理，表达爱情的忠诚。诗人表面在写茶与杯的依存关系，实际上在追求一种“相依为命/安静/朴素”的爱情理想。

更多的诗人爱茶，不仅观其色，更在品其味。他们笔下的茶诗，赋予了茶更多当代人的人生感慨，其中有爱有恨，有苦有甜，有乐有愁，此时的茶叶只是一种载体，承载了太多的世间悲欢。莎蓝在《人走了，茶未凉》中，借用民间语反其意而用之，表达了对于茶友或情侣的留恋之情，充满着人世间的温情。眉山阿恒的《茶说》是一首关于茶的人生哲理诗，具有很强的思辨性。一盏茶折射出的，是不同人群的不同人生态度，“有人需要一杯茶来充饥，解渴/有人需要一杯茶来保健养生/这个世界，更需要一杯茶来平心静气，醒目安神”，表达了一种淡然超脱的人生追求。

《天府茗诗》：伍俊华/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

新诗与茶的美丽邂逅

读诗集《天府茗诗》

朱仲祥文图